



通俗文藝叢書

晴月工仲冤記

井岩盾著
東北書店印行

(事故)

8
1
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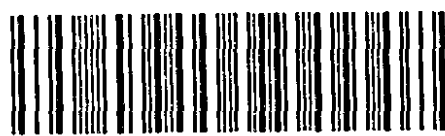
8577
130-5

2

書叢藝文俗通

記冤伸工月瞎

著盾岩井



3 0613 6414 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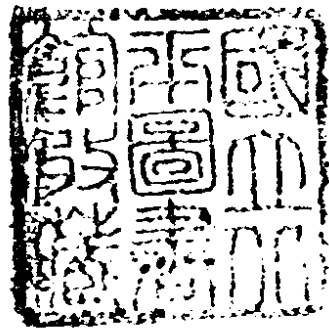
行印店書北東

一 輩輩受苦輩輩窮

『不殺窮人不富』，地主老財這話，真入骨，真地道啊！在他

我老胡應名也叫一個人，爹娘生下來，才學會邁步，就跟着豬屁股轉，給人家放豬！才舉動鞭子，就跟着牛屁股轉，給人家放牛！才抱得起鋤把，就給人家扛大活！大活一連頂抗了一二十個，腰也彎了，腿也直了，扛活頂不住一個了，就打閉（賣零工）。我老胡一直活到四十來歲，一直活到窮人翻身的時候，冬天沒穿過一件新棉襖，夏天沒穿過一件細布衫，從南搬到北，從東搬到西，從老家廣涼山底下搬到臨榆縣城東沙窩裏，總是挨打受罵，餓吃少燒，過日子不是過日，是熬日子啊！鄰居百舍就知有個瞎老胡，地主老財就知道有個瞎月工，俗語說：『石頭瓦片也有翻身之日』，在那『不殺窮人不富』的舊社會裏，我這個瞎老胡，瞎月工，能值一隻破鞋底錢嗎？

說起來傷心透啦，再遠我不知道，——窮人沒家譜啊。——我父親那輩上，七歲上



死了爹，十歲上死了媽，丟下我爹一個人沒着落，就給一個姓孫的大老財撿去啦，十冬臘月，叫我爹給他放豬。穿的是前邊一張羊皮，後邊一張羊皮，渾身上下，一根布條也沒有。吃的是開鍋的米湯，稀的都能照進人影去，連沫子帶皮，一頓只管小半盞，——他還說是行善哪，咱不住勁，有一天我爹就跑啦。

說廣涼是我們的老家，細細考究起來，我們哪裏有個老家？！這就是在廣涼的事情，那裏有個小地方叫羊圈，住着一隊兵，少官是個上了年紀的人，我爹跑到那裏要給人家當小打，他問：『小圪，你在那裏呀？』我爹說：『爹媽都死啦我沒家。』人家看着可憐，就收下了。有瓜就有蔓，一個小孩子能跑多遠？還有找不着的嗎？老孫當家的提了個菓匣子就看望那當官的去啦，少官把我爹叫來說：『你怎麼撒謊呢？你家的人找你來啦，回去吧。』我爹說：『我不回去，回去淨給我吃糠皮子，挨餓。』少官說：『你不回去，我們也不要你啦。』第二天，老孫家來了幾個人，抬小豬一個樣，細細鎖綁的把我爹抬回去了。

直到我爹十八歲那年，才脫出了老孫家的掌心，一氣蹣到昌圖界上李家店，落頓下來給人家扛大活，後來又到黑坨子老金家，一氣就幹了十五六年，我就是在黑坨子生人的。

黑坨子老金家，是五千多垧地的大地主，他姑姑是陪着公主跟達爾汗王過來的，那威勢，就不用提啦。吃的是山珍海味，穿的是綾羅緞疋，小打了環幾十個，一天到晚，進進出出，我爹在他家扛活，我媽在他家當老媽子，專管洗衣裳，那時候，我姐姐十二三歲，我哥哥八九歲，我才七八歲，錢不好掙，我爹我媽兩個人幹還養不住家哪。吃糧不夠，我媽就摘些青茅菜、白毛蒿——就是長大了叫哈蟆腿的那玩意——滾歡喜團吃，那東西，應名叫『歡喜團』，吃起來可難啦，不餓的難受，嚥不下去，一嚥下去，滿嘴是青蒿味，吃多了就腫臉，我媽省下糧食給孩子吃，滾了歡喜團自己吃，吃着吃着，眼就睜不開啦，兩隻手脹的紫黑紫黑的，皮全裂啦，就死啦，我那年才九歲，和我爹一樣，小小的孩芽就沒媽啦，真是地主老財說的話：『窮人頭頂喪門星』哪。

二 血汗填了大沙坑

我媽一死，我就給人家放豬去啦，那年我十歲，東家姓杜，正二月光着腳了在野地裏跑，凍的哭，在牛屎窩裏暖腳。放了一年，打罷場了，有天傍黑，跑來一個狼，拉着尾巴，伸着舌頭，我當是狗哩，一口就把個『亮囊子』放倒了，指頭大的孩子能不害怕



。個兩了死咬還，說不猪個一走措狼，啦倒摔就我……

嗎？哇的一聲哭，我就摔倒啦，狼措走一個猪不說，還咬死了兩個，別的猪都跑回家去了，我可不敢回家啦，雖說是小孩，別的不知道，挨打可知道啊，越想越害怕，越害怕就越哭，在屯頭上，轉開了圈子，天黑了，又冷，我就鑽到小廟裏去了。在小廟裏蹲了一天一宿，才爬出來，亂子比我想的還大哪，人家把我爹找着，放一年猪掙的兩石糧不給，還得賠兩個猪，我爹沒錢給，說好道歹十字畫押給人家做了欠債行息的字據，……我剛從小廟裏爬出來，我爹就看見我啦，他正找我哩，我看見我爹，受了一肚子委屈，正想哭哩，誰知道他把我一把揪過來，兩腿一夾，沒頭沒臉的就打起來，不知是被他打昏的，還是我自己哭昏的，睜開眼睛的時間，我爹已經把我摟在懷裏，自己哭哩。……

我十歲上放猪，十三歲上放牛，窮人的孩子是屬

小豬的，記吃不記打，不詳細說啦，十五歲上，就下了莊稼地，扛上大活了，開頭是半拉子，以後就頂整人，一年一年頂架幹，到頭來，人家要說：『這小子是個好小子，幹活好不戴奸，下年還要他。』這就算不錯。要不，人家就說：『這小子喪良心，這輩子，扛活下輩子還得扛活。』不管怎麼說，東家的算盤子一扒拉，反正啥也落不下，十五歲上起，幹到三十歲，十五年工夫，說了一個人，落了五十塊大洋。這就是我掙下的玩意兒。

三十一歲，本是我時來運轉的一年，給古榆樹老梁家幹，掙六十元錢，老天爺睜眼，沒有生災鬧病，快結賬的時候，臘月二十七下晚，當家的把我叫到櫃房裏去啦，挺客氣，先讓我坐下，又倒了一碗水，說是：『老胡，我品着你這人挺實惠，日後定能發財。』這真不知叫我怎麼說好，我真摸不透他的意思。一輩子光聽喝了，順耳的話那裏聽過？他見我說不出話，就又開口了：『天氣有寒暖，人情有厚薄，咱們兩家東伙一場，今天我有話給你說一說。』三句好話暖人心，一聽這話，我更不知怎麼說好啦！他就又說：『錢到手，飯到口，存銀子存錢不如存下兩畝地，依我看，今年的活計你別使喚錢，賸榆縣城東我有半方地，外帶三間房，一百二十元算給你，你看好不好？』一句話說的我打心眼裏往外樂呀！可是，太便宜啦，從來我沒聽說過有這樣便宜的地呀！就問：『幹樣的地呀？』他說：『好地，在山窩窩裏頭，糞堆一個樣！』我又問：『長啥

樣的草呀？」他說：『長的是溜腰深的蒿子，小鷄都鑽不進去。』這能是真的嗎？我說：『那樣好的地你爲啥賣呢？』他說：『我人少地多，佔用不過來呀！』我說：『我去看看。』一聽這話，他不樂意啦，就說：『你這人真不通情理！要也隨你，不要也隨你！就憑我這樣的人家，還有二穀眼的地？』眼皮一搭拉，兩撇筋一掀，我一瞅神色不對，就不敢吱聲啦。

說實話，他的地可真不二穀眼，塊塊真給糞堆一個樣，高粱桿子像棒槌，這是我親眼看見的，人家一不樂意，心裏有點後悔了，鄰居們聽說這事情，都說是個大便宜，我心想，扛了半輩子大活，也真受够啦，人沒地土草沒根，有點地總算有個依靠呀，只要是地，不管啥樣，一垧還不弄個石八斗的？就上趕着找人家去了，托人靠面子，作價一百元，請了地媒寫了地照接着也就稅契了，手摸心口，夜裏睡覺我也踏實啦，心想我老胡如今是有地之人了，苦日子總算是熬出了頭，……真想不到地主的心是這樣狠呀，到他領我去認地邊的時候，我才知道是上當！老天爺啊，文約上是寫的『地』，他賣給我的這是『地』嗎？不是冒烟坨就是大沙坑，那裏有溜腰深的蒿子呀？淨長些鹼不拉草！我說：『我不要啦，把我一百元錢給我吧。』這時候，他才露本相，翻翻眼皮：『人憑文書地憑約，你能把官印扣了去？』噯，都是怪自己一時糊塗，就這麼着，半輩

子的血汗，一下子填了大沙坑啦，半輩子，我連一袋旱烟也捨不得吃啊。

三 扛活傷了心

我哥哥還不如我啦，扛了多半輩子大活，就說了一個人，啥也沒落下，買了這地（就是那冒烟坨子大沙坑哪）我也沒心思種，第二年，哥倆在河西老焦家扛活，這老焦家，砲台大院，雇二十六七個人，又當胡子又窩胡子，我哥哥幹一年掙一百二，我幹九個月掙九十，有一天，我哥哥收草，在草籃子裏扒拉出槍來啦，老焦家怕露了餡子，就要給我哥哥算賬，趕走他，算賬就算賬，可是剛剛掛了鋤，他還按十元錢一個月算我不幹，吵了一架，胳膊擰不過大腿，還是依了人家，我幹了足足九個月，打完場，講的是半糧半活，到我去拉糧的時候，就惹出事來了。

他家有兩排倉，東邊一排裝的是頭遍場打的糧，一色籽粒；西邊一排裝的是二遍場打的糧，一半是稗子，他給開西倉，我就要東倉，他說：『東倉西倉，不是一塊地長的莊稼嗎？』我說：『一塊地長的莊稼有好有賴。』他說：『東倉西倉不是一場園打的糧食嗎？』我說：『一場園打的糧食有頭糧二糧。』他說：『雜種操的真欠揍！』我滿肚子

是理，怕什麼？我說：『你揍！』他抄起刮斗板子，照我臉上就是一傢伙，我說：『你真打呀！』他接二連三又是幾下子順臉就流血啦，我血也沒擦，就到保上去告他，保長說：『你這小子真隔眼，人家雇着二十多個人就是你搗亂，給你那個你要那個不就得啦！』說的多輕巧！唉，吃虧虧就吃點虧吧，一輩子淨吃虧，多吃這一次算個啥？對扛大活，我算傷了心啦，端人家的碗，受人家的管，只能下跪，不能舉手，只能短聲，不能長聲，莫非我就托生了這一份扛大活的命嗎？不是我自己也有半方地三間房在鹽榆縣？……天無絕人之路，要扛大活，來世再說吧。

四 一個女兒換了一條牛

明明知道那冒烟坨子大沙坑不能長莊稼，牙一咬，脚一蹶，拉上我哥哥就撲奔了去啦。沒牲口，沒口糧，種這地也得本錢啊。本屯有個大地主叫趙貴，說是有糧往外放，我就上趕着找去啦，抬了三石本對利的牛套糧，——什麼叫『牛套糧』，這個你不明白嗎？要是秋天糧貴了，就給人家還糧食，一斗變二斗，要是秋天糧食賤了呢？就給人家錢，按春天行市，一元變兩元。——明知是過鬼門關，可是，你不抬他的，小人家連吃的也沒

有呀，這還是仗着有三間房啦，要不，一斗變一石也不抬給你呀！有了口糧啦，還沒牲口呀，有個開店的姓張，他有一個驢，老了，拉不動磨了，二十元算給我，憑值十元錢沒人要，錢是秋天還，也是本對利呀，我咬一咬牙，也接下啦，心想，要是碰上個好年頭，一晌也打八斗糧，這老沙窩地，哥倆能種十五晌，對付碗粥喝，饑荒也能還上，起早貪黑，哥倆就造起來啦。春天雨水好，苗都抓住啦，萬想不到六月間，正是穀子勞穗的時節，來了一場雹災，莊稼打平不說，老驢也凍死啦，這真是上吊找不着樹，哭媽找不到墳哪，自這裏，一股火急的，我的眼就壞啦，成了二重眼啦。到秋來，打了幾把蕎麥，哥倆幾趟就措回來了。拉下糧眼沒糧還，拉下饑荒沒有錢，窮人只有窮力氣，就給老趙家去打洞去啦，那裏用着那裏到，別人一天掙八毛，我只一天掙五毛，債逼的呀！九月底上工，直做到臘月二十九，賬還沒還清，論常理，應該在他家過年，可是，二十九下晚，當家的老趙貴就說了話了。他是一個大烟鬼，一天到晚點上烟燈頂架抽，說一句話要咳嗽三聲，瘦的光剩副骨頭架子，一說話光泛白眼珠，下晚可有精神啦，二十九下晚，他對我開口啦，他說：『請月工，屋裏來喝碗水吧。』我說：『我不渴，牛要添草啦。』他說：『喝碗水歇歇吧。』我說：『我不累。』他說：『今天是二十九，明天是三十，你在我這裏，牛也喂得挺肥，豬也喂得挺胖，車也趕得挺好，糞也

刨了不少，該回家啦。」我一聽這話，心就涼啦，我說：『該你的錢你不要啦？』他說：『過了年你再來做吧。』我說：『我的活幹的挺好，牛也喂得挺肥，豬也喂得挺胖，車也趕得挺好，糞也刨了不少，大年三十，你爲什麼攔我回家呢？家裏有碗高粱米粥，我還留着給我爹喝哪，給我孩子喝哪，你這人家也忒意幹啥啦！』眼皮底下的飯是難吃啊，人家殺豬宰羊人家吃着香，瞎月工沒那個命啊，說完以後，我就回家啦，一進屋，我爹就瞅出來了，他給人家幹了一輩子，啥還不明白啊，他蹲在炕角，抱着個泥火盆打哆嗦哩，低頭長出一口氣，咬了咬牙，上了年紀的人，啥也不能幹啦。

身上背着債，第二年，地更種不起啦，哥倆就給人家打洞，從此，我這個瞎月工的名就傳出去啦。

第二年打了一年洞，又想種地，心想，一晌地打五斗也是好的，老天爺不閉眼，能就把我一家人餓死嗎？抬耩拉饑荒這道鬼門關可不敢再過啦，左思又想沒有章程，就把這主意打在我了頭身上，那年，她才十三，一個黃毛了頭，就托人給她定親啦，財禮講妥是一條牛，——家窮子不親，窮人的孩子不如牛啊！

五 檢糞觸怒老趙家

又有了一條牛，我哥在外頭打洞，我就跟小雞似的，兩隻手又抓撓起來了，我的莊稼活，是在昌圖界上學的，那地方種地，奔糞土上用勁，我就無早無晚的捎着糞箕子檢糞。這已是滿洲國了，老中國的時候，老趙貴是屯長，現在，他又當了甲長了，在這個屯子裏，他住西頭，我住東頭，一天早晨吃過飯，檢糞檢到他門口，老趙頭祖披着皮袍出來啦，不知道這天他爲什麼起得這麼早！一看他那樣，我檢我的糞，沒喜搭掛他，這就是一個不樂意，他就先說話啦：『瞎月工，你檢糞幹啥呀？』檢糞他也管得着？我聽着不是聲，抬頭一看，他臉都不是色了，眼珠子瞪的溜圓，我說：『檢糞幹啥？橫豎不是吃？』他一聽這話，就炸啦：『誰叫我在你門口檢糞？』我說：『牲口糞拉在你門口，你不檢就興我檢。』他一噓，兩三個兒子就打院裏出來了，他招呼他兒子：『這小子到咱門口偷糞來啦，揍他！』好虎招不住羣狼，把我按倒地上，就是一頓亂捶，鬆手以後，我說：『你說我偷糞，你來看我這糞箕子裏的糞是不是牲口才拉的！』他說：『你小子不用嘴硬，咱們上村說理去。』我想，這是太受人欺壓啦，上村就上村，走就走吧！到了



我給」：說他，後以完打，塊一紫塊一青的打……

「吧滾

村上，夏助理——就是老戴着那黑眼鏡的那小子，正在那裏坐着哩，先把老趙頭迎到裏屋裏，好一會子，他倆才出來，他就問我：『瞎月工，你幹什麼來啦？』我說：『你問老趙當家的吧，他叫我來的！』他說：『我問他什麼？誰叫你堵着門口罵人哪？』我一聽，就急了，這不是血口噴人嗎？我說：『夏助理，話不是這麼說，你下去問問，我們倆到底爲了什麼！』他說：『因爲這點事，我還下去給你問，扯你媽的閒蛋！』我說：『你不去問，怎麼知道我罵人呢？不得求其實在嗎？』他說：『你他媽不用「將」，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好小子，今天非揍你不可，你伸手！』我說：『我沒有偷人摸人，你爲什麼打我？』

『摸頭他就給了我一板子，我說：『你們官廳打人與這樣打法嗎？你們也太不說理啦！』他說：『好，這小子還真硬啦！』』喝了一聲，出來了好幾個人，僕役僮員，按倒地上，又把我揍了一頓，打的青一塊紫一塊，打完以後，他說：『給我滾吧！』我心裏想，只不過是爲了一個檢糞，那裏打了這裏打，還有臉見人嗎？我說：『你把我害了吧，我不走啦。』就在門口躺下了。四下一看，趙貴早就沒在跟前了，心裏明白，大半人家到裏屋喝茶去啦。

我這一走，夏助理就對一個姓劉的說：『真叫這小子給埋太了，寫公事，送到署裏去！』那人說：『爲了個檢糞，你打的太幹啦，你說怎麼寫法？』我一聽，覺着有了把柄啦，心裏想，大半警察署還能講理，送就送。

那時候我還沒明白，舊社會，不管到那裏能有窮人說話的地方嗎？警察署裏接案子是一個警尉，姓王的，我認得他可不認得我，他下屯的時候，洋刀一響，沒有不打戰的，他看了公事，就問我：『你這小子怎麼淨打仗？』這都是沒影的事吧？怎麼不是堵着門口罵人，又是給人家打起仗來啦？我這個人就是這麼股牛脾氣，心裏明白往柴火堆上拉屎，我說：『尉官，你來了幾年啦？』他說：『我來了八年，你問我來了幾年幹啥？』我說：『你來了八年，看見我給人家打過幾架？』這一句話就又問錯啦，他雙

眼一瞪，可勁叫起來：『怪不得公事上說你攪開公地，來到這裏還給我頂嘴！來呀，給我好好揍這小子！』我把牙一咬，豁出我這一條窮命來啦，又是氣，又是疼，發了幾個昏，硬把一條褲子打的稀零碎，身上的肉就不用說了，連我自己都不敢睜眼啦。打完之後，他說：『你往後老實點，這回先饒了你，滾蛋好啦。』這回打的我可是爬也爬不動啦，不是板子，不是條子，是搞那茶碗粗的棍子打的呀！我走不了，他就把我押起來啦，那一陣，我真是有一頭撞死的心，我老胡還還算一個人嗎？打牲口也沒有這樣打法的啊！押我的時候，他王警尉又說：『搜搜他的腰，把褲帶給他解下來，別他媽吊死在拘留裏。』真好經驗，他這裏大概有人吊死過了吧？在拘留裏，押了我八天，一頓兩碗稀米粥；兩碗稀米粥，我也吃不下啊！放出我來，我一句話沒說，就回了家啦，一進屯子，就碰上了老趙貴，站在門口看天哩，仰着個脖子對我說：『瞎月工，你回來啦？』敢不答理人家嗎？我說：『回來啦。』他說：『你還神不神啦？』我說：『不神啦。』他說：『你怎麼不神啦？』一句話跟着一句簡直是追我的命啊，心裏我又發恨啦，我說：『中了，我算幹不過你啦，等有那天的吧！』他說：『好！你小子還不服勁？』我說：『服啦，嘴不服心可服啦，這回服啦，怕你啦。』還不算完，他又問：『你服啦？』我說：『服啦。』他又問：『不神啦？』我說：『不神啦。』這回，我算怕你啦，

怕了你啦……』

六牛被拉走爹氣死

我在什麼地方得罪了他呢？我一不求他的，一二不欠他的，沒有偷過他，沒有摸過他，在他家裏打洞還債，不是牛也喂得挺肥，豬也喂得挺好，車也趕得挺好，糞也刨了不少嗎？究竟我在什麼地方得罪了他呢？莫非就因為他大年三十趕我回家，我講了幾句理？莫非就因為在他門口撿糞，早晨起來沒給他問安？

他三番兩次的遭踐我，打我，罵我，這他還不甘心，我們屯子裏有兩眼井，是公衆花錢打下的，一眼在東頭，一眼在西頭，我住東頭，他住西頭，他叫人把東頭的井填了，好，你填了東頭的，我多走幾步到西頭擔水吃；我們屯子裏有一盤碾，是公衆花錢置下的，他放風聲不許我使喚，好，你不叫我使，我自己搗米吃，可是，這老趙頭還不甘心啊。……

18
我哥哥有個小舅，姓蕭，外號叫蕭大虎，少心眼的人，本在昌圖住，也是窮的沒章程，聽說我在這裏置了兩晌地，就投奔我來了，我們自己都養活不了，還能養得住他嗎？

沒辦法，就給老趙家去榜青，一天早晨，我二哥的三了頭跑回來說：『我老蕭大舅把咱們的牛趕走啦。』我一想，這事怪，牛在甸子上放着，他趕牛幹啥呢？就問『趕走多大時間啦？』她說：『老大半天啦，還沒趕回來。』我一聽就毛啦，一個少心眼的人，誰知道幹出啥來呢？就問：『往那裏趕去啦？』她說往城裏，我就往城裏跑下去了，走到半道，可就迎着他啦，我說：『大虎，牛呢？』他說：『哈牛啊？』我說：『咱哥們說正經的，牛趕到那裏去啦？』他裂着大嘴就笑了，說道：『給你說吧，牛趕到玉豐家去啦，進屠宰場啦！』聽這話，我心真像刀子剜一樣啊，我說：『誰叫你趕去的？』他說：『你不用問，大敞着衙門，你告去吧。』我說：『錢呢？』他說：『錢在我腰裏，你拿不去！』別看他憨，可有牛的大力氣，打架也辦不了事啊，老趙家欺負我，遭踐我，你蕭大虎也遭踐我嗎？回家喝了口水，我就告狀去啦。

王警尉轉勤，警察署換了個警尉姓高（要是姓王的在那裏，我算不敢去啊）。他問：『你姓啥？』我說：『姓胡。』他說：『你幹啥來啦？』我說：『告狀。』他說：『你告誰啊？』我說：『告蕭大虎，他把我的牛拉去，送進屠宰坊啦。』他跳起來，就給了我兩個大嘴巴，左邊一個，右邊一個。我說：『尉官，我來打官司，你不垂情問理，怎麼光打我呢？你是叫我輸啊，還是叫我贏啊？』他說：『我也不押你，你愛那裏

去那裏去吧。』才一連挨過三遍打，就是牲口也忘不了啊，我就退出來啦。一想，這世界上算沒有我姓胡的活路啦，脚下發軟忍不住的就嚇起來啦，不少人跑來圍住看，我光是哭，不說話啦，哭的昏天黑地，不知什麼時候，才跌跌撞撞回了家，我爹問我：『牛要回來了沒有？他們說啥來着？』我說：『啥也沒說，光打我。』我爹說：『一定要不回來嗎？』我說：『一定要不回來啦。』我爹一聽，就打起哆嚟來啦，他說：『能叫人家整死，別叫人家熊死，脖子割下來，也得要這條牛啊。』自後，他就躺下啦，沒說一句話，沒喝一口湯，第二天，就嚟氣啦。我們就搞一口破櫃把他裝出去啦，我爹活了七十七歲，給人家扛了一輩子大活，臨死還是穿着一身破褲子破襖。埋了他，我哥哥爬到墳堆上大哭一場，想起我爹的話，爬起來我就到開通城告狀去啦，蕭大虎雖說不識數，心可還是肉長的呀，他聽說我到開通城告狀，到半路上趕上我啦，他說：『老胡二哥，我把實底告訴你吧，牛是老趙當家的叫我拉走的，打官司的時候就說你們短我姐姐的財禮，一共賣了八十元，送給高警尉三十元，他得三十元，給我了二十元。人家早都運動好啦，聽我的話你別去啦。』初聽這話，我真是想吃蕭大虎的肉啊，老趙家害我害得這麼苦，你蕭大虎也幫着他害我呀！可是，轉念一想，就是殺了他能當牛使喚嗎？他是一個少心眼的人哪……想起死的，看着活的，這一家人可怎麼過啊！無可奈

何，兩包眼淚，就又止不住的流下來啦。……

七 人命不如大煙土

又經過了這一場事情，我的眼病開的更厲害啦，幾步以外就看不清人臉，頭髮也白啦，睡覺淨說胡話，種地還有什麼指望？可是我還不死心呀！給人家打洞，也沒人要啦，勒緊褲帶，又對付了條瞎毛驢。

事務員到我家來啦，他是老趙貴的腿子呀，我知道沒好事，他說：『瞎月工，要勞工上齊齊哈爾，到村上檢驗，有你一個。』我說：『咱們屯子上不是張小龍嗎？』他說：『他檢驗不上，你釘缸。』我心裏想，這我不怕，他檢驗不上我更檢驗不上。到村上，勞工站了一院子，頭一個就叫了我的名，我一聽見就朦朧啦，什麼都不知道啦，我說：『你們昨天不是要的張小龍嗎？怎麼又把他的名字扣去了？你們給他是親戚，還是圖了他的銀子錢？』這話可又戳了禍啦，不想想，命在人家掌心裏，能有咱說話的地方嗎？村長把嘴一歪：『把他搞到一邊去，別在這裏瞎嘮嘮。』就把我弄到小黑屋裏去啦，把別人的名點完，就把我提出去啦，村長給曹警長說：『這小子手黑，打急了他敢伸手』



……！吧打！吧打，牙咬的命拚我

，你最好綁上打。』叫我脫光了脊樑，一邊打一邊問：『你還瞎嘮嘮不价？你還胡說八道不价？』皮鞭子蘸涼水，可勁抽，真是火燒刀刮一個樣嘢，我把牙一咬：你把我打死得啦，我活够啦，不想活啦。我越不做聲，他越可勁抽，吃不住勁，我就嚎起來啦，就給人家跪下啦。嚎也打，跪下也打，後來我就又不做聲啦！我拚命的咬牙，打吧！打吧！打了足足半個時辰，累的他咻咻喘氣，老趙貴來啦，擠鼻子弄眼的笑了笑，說是：『瞎月工，我把你保出去，你就頂這一期勞工，以後可不敢胡說啦。』我敢不答應人家嗎？當天家也沒叫回家，送到開道，裝上火車就上了齊齊哈爾啦，身上一毛錢也沒有。

在齊齊哈爾做勞工一節，受的罪就不說啦，打還能少換了嗎？那個窮哥們都嚐過。最困難的就是我的眼睛，心裏越懊躁就越邪虎，後來走道都瞅不見啦，要人領着。三月間去的，一直做到七月十七（陰曆）日本人一跑，做勞工的全散啦，人家全去搶倉庫，我搶不了，我也沒心思搶，出來家半年，誰知道老婆孩子啥樣啦？我的瞎腿還有嗎？哥哥爲人太老實，沒我在家，他們連粥也喝不上啊。奔家心盛，一路要飯，摸了半個月才到家，人只剩了一把骨頭啦。

進屋我就問：『驢呢？在家嗎？』屋裏的一看見我，就嚎起來了，我說：『噯什麼？我又不是鬼，是活着回來啦，咱的驢哪？』一聽說驢，她更哭的慟啦，她說：『噯叫老趙當家的拉去啦，說是該下了他洋草錢。』我說：『當勞工的，不是洋草錢都赦免了嗎。』她說：『赦免了驢可叫人家拉走啦。』一聽說老趙貴，我真是聽見了閻王爺的名一樣啊，立時我就倒在炕上啦。聽說我回來，蕭大虎就來看我啦，他問我：『老胡二哥，爲啥你攤着勞工，你知道嗎？你不知道，我可知道，老趙當家的，貪了張小龍的一兩大烟土。』我說：『確實嗎？』他說：『信不信在你，反正張小龍對我說的，不叫對你說。』這話一聽，又窩火啦，病勢一天重似一天，湯水不進，家裏就買了口破櫃預備下啦，跟埋我爹的那口一樣。我對我二哥說：『咱老爺子受了一輩子罪，臨死覷着口』

氣，咱哥倆又受了一輩罪，這口氣憋的我也難活啊！要是我死不了，這世代冤仇也與能夠報，要是我死了啊，你比我還難，有老婆子，老婆子也得叫人熬了去，這一家人家就得散，一堆就得散兩家啊！」我在炕上說，他在地下哭，給我哥，我連這話全說啦。

八伸冤的日子來到啦

我這次總算又活下來啦，全家人守了我七天七宿，發了幾個昏，病又慢慢見輕啦。就在這時候，就在我病重的時候，咱們八路軍來到瞻榆縣啦！咱們的隊伍來啦，咱們的隊伍來到了瞻榆縣，已經到了我瞎月工老胡伸冤報仇的時候，我瞎月工老胡還不知道哪！

我有個朋友是關裏人，織布的，人家都叫他李機匠。他來看我來啦，這個人，見的多交的寬，啥都明白，他說：『老胡二哥，你好好養病吧，養好了病，去報仇啊！城裏來了八路啦！』我說：『八路淨啥人哪？說理不說理啊？』他說：『八路軍，最說理啦。』我說：『他淨向着啥樣的人啊？』他說：『淨向着咱們窮人！』我說：『他們打人不打啊？』他說：『不打人。』我說：『我可不能再挨打啦，挨打我可不去啊。』他

說：『老胡二哥，你真叫人打怕啦，八路軍決意不能點你一指頭，不打窮人，愛窮人哪。』我說：『你不是哄我嗎？』他說：『不能哪，老胡二哥，我不能哄你。』我說：『要真這樣，我還得去告狀啊。你領我去。咱們就走吧！』我還是一個病人哪，我把渾身的病全忘啦，他說：『不行，不行，你的病沒好哩！』我說：『那裏，咱哥倆走吧！』不是怎的！剛一下炕，咕咚一下子我就摔倒啦，他一把把我扶起來勸我說：『你看！八路軍在這裏不是一天兩天，一年二年你忙啥？好飯不怕晚啊。』

李機匠來過以後，我渾身的骨頭節全活啦，眼也亮些啦，過了四五天，就能拄着拐棍走路啦，伸冤報仇心切啊，一天早晨起來，借了隣居一條褲子穿上，沒鞋就光着腳了，剛下過一場大雪，風颳得老大，滿天直冒烟，我也不管，拄着條拐棍，就奔騰榆縣去啦。

我記得清楚，那天是正月十三，民政科頭一天掛上牌子，我就去啦，站崗的問我：『老爺子，你幹啥來啦？』我不過四十來歲，鬍子頭髮霜打的一個樣，還拄着根棍子，人家能不把我當成老頭嗎？我說：『告狀的。』他擺了擺手就叫我進去啦，正屋裏，一個人正在掃地，身上穿着青布襖，半舊半新，三十左右歲臉白淨的，看見我進去，就問：『老爺子，你有什麼事嗎？』我說：『告狀。』他放下條帚，端把椅子就讓我坐，



『老爺子，別難過，現在到了咱們翻身的時候，有冤伸冤，有仇報仇，天下咱們窮人時』
 『……』

我能敢坐嗎？他說：『不要客氣，咱們是一家人啊！』一家人！他說他跟我是一家人！李機匠的話真不假，八路軍真跟窮人親啊！心裏一鬆快，撲沙沙的就掉下淚來啦。他說：『老爺子，你哭的是啥？』我不知是怎麼的，光掉淚，就是說不出話來啦，多少冤，多少仇，到了說的時候啦，我怎麼倒說不出來了呢？我心裏明白，可就是不知從那裏說起啦。直想哭，他看了看我渾身上下，就問：『怎麼光着個腳，連鞋都沒穿啊？』我說：『我沒鞋啊。』他彎下腰，就解腿蘆，脫下襪子就塞到我手裏了，說是：『有啥事，穿上襪子再說吧。』我說：『我不要，我不冷啊。』他說：『快穿上，有話咱們慢慢說』

！』看他是真心真意，我就穿上啦，他問我告誰，從打因檢糞挨打，一直到老趙家拉走我的瞎毛驢，源源本本，我啥都說啦。說着說着，我就掉淚，說着說着，我就忍不住哭。他說：『老爺子，別難過，現在到了咱們翻身的時候啦，有冤伸冤，有仇報仇，天下是咱們窮人的啦！馬上我就派人去抓趙貴，明天你再來吧。』

出來民政科，我可就又不放心啦，這個是什麼人呀！官不官，兵不兵的，我這個事，他能辦得了嗎？後來，我才知道，他就是咱們的馮政委，馮安國同志呀！

在街上找了個小人家住下，第二天上午，我又去啦，他們真就把老趙頭抓來啦，當堂對質，他不承認不說，還說我是流氓無賴，訛詐他，馮政委把桌子一拍，他才不胡說啦，可就是不認承，馮政委對我說：『先把他押在這裏，你去把蕭大虎找來，當面證他！』

我就回家找蕭大虎去了，一進門，屋裏的又哭起來啦，我一看，氣就來了，我說：『你他媽就是哭，我一進門你就哭，你給我吊喪呀！』她說：『你這個死不了的，淨襪襪呀！』我說：『怎麼的啦？』她說：人家老趙當家的到咱家來啦，說你告了他，叫給你預備棺材呀！』我說：『你他媽淨胡說，我眼看着他押起來啦。』她說：『我胡說？是你胡說呀！人家才打咱家走，你到門口看看馬蹄印吧！』到門口一看，不是怎的，幹

新的馬蹄印呀！我差一點昏了過去，——八路軍呀！八路軍，你葫蘆裏賣的是啥藥呀！

我老胡呀！我瞎月工老胡呀！老中國的時候，我挨打，我挨罵，夏無單，冬無棉，滿洲國的時候，我挨打，我挨罵，夏無單，冬無棉，不如牛，不如馬！現在來了八路軍，莫非依舊沒有我瞎老胡的活路嗎？

飯也沒吃，水也沒喝，我就翻身又奔鹽榆縣下去啦，我老胡就是這牛脾氣，死也要死個明白，我破上這條命拚了吧！

一見馮政委，我就說：『你們八路撒謊不价？』他看了看我，好像不明白我的話，他說：『怎麼撒謊呢？不撒謊呀！』我說：『你們八路軍哄人不价？』他說：『不哄人呀！你有啥事，趕快說吧！』我說：『你說押老趙頭，官司沒打完，怎麼就把他放啦？』他說：『沒有放！在保安隊裏押着啦。』我說：『保安隊是幹啥的呀？』他說：『就是早頭的那個隊。』我說：『同志哪，你把他押在那裏，不是放在他家炕頭上一個樣嗎？那不就是早頭的大團嗎？那隊長李貴，也是一個大地主呀！他們全通氣，去年冬天，李貴的馬叫胡子拉了去，就是老趙頭追回來的！你說押他，我還沒回到家裏，人家就回到家啦，一樣打官司，我老胡步行，人家還是騎大馬呀！』馮政委一聽，氣就來了，別看白淨書生，辦事可『沙楞』啦，當下就派人去抓他去了，當天就又過了堂，斷

他把毛驢還給我，還斷他給我六千元錢，算賠我牛賠我往齊齊哈爾做勞工，還斷了他半年的徒刑，就在民政科裏押起來了。這回，一直到把錢拿在手裏，心裏才信實啦，在這個世界上，我老胡算找着了說理的地方啦，有了出頭露面的一天啦！

九 報仇！清算

一回到屯中，隣居百舍就把我圍上啦，——都是窮人，都給我擔心啊。我雙手把着六千元錢，向大伙說道：『你們大家歇啊，八路軍不來，我老胡能出了這口氣嗎？六千元錢，你們大伙歇啊！』有人問：『八路軍抽了多少頭啊？』我說：『一個也沒抽！八路軍跟咱們窮人是一家人啊！』有人就問：『我們去告狀，八路軍也能給辦嗎？』我說：『只要你們去，一準辦！』可是有的人不信實，他們說，我老胡一定在八路軍裏有朋友。

過了幾天，民政科王同志到我家來啦，我認得他，就是坐在馮政委旁邊寫字的那小伙，南方人，說話噤哩噹啦的，水樣明的兩隻眼睛滴滴轉，小個不大點，可精神啦。我一把就把他擁炕上啦，趕忙叫屋裏的燒水，他不叫燒，我說：『王同志哪，今天你到我

家裏，喝口白開水，也是我老胡的點心意啊。」我們就勝起來了，他問：「這屯子裏有多少家人啊？」我說：「住對面炕的有的是，屯子不大可有三十多家，窮人沒房住啊。」他問：「窮人有多少啊？」我說：「除了大老財老趙家，就是張小龍他們兩三家子種地的，剩下一概是窮人啊。」他說：「窮人都受老趙家的氣嗎？」我說：「大伙吃他的肉也不解渴啊，都叫他給熊苦啦。」他說：「你能聯絡起大家伙來鬭爭他嗎？」我說：「什爲叫鬭爭啊。」他說：「鬭爭就是大伙開會，有冤伸冤，有仇報仇，貪的賊，吃的賄，都叫他往外吐哪！」我說：「一個大字不識，我不行啊。」他說：「你宣傳呀！」我說：「啥叫宣傳呀？」他說：「宣傳就是給大伙講翻身的道理，大伙聯合起來鬭爭，人多力量大呀。」我就找大伙宣傳去了，我說：「張大哥，李大兄弟啊，咱們都是祖祖輩輩受人欺負的人呀！這回來了八路軍啦，八路軍給咱們窮人作主呀！有話只管說呀！有八路軍，咱們啥都不怕呀！」雖說莊稼人心眼慢，腦筋不易開，三說兩說，也就都入了門啦，誰的肚裏沒有苦，誰的心裏不受屈呀！十來天工夫，叫我聯絡起來二十多家，我老胡捎了個信，王同志就來啦，把老趙貴，搞小纏綁着，提溜來啦。王同志叫我當主席，我說：「莊稼人明白啥啊，我可當不了官啊。」王同志一聽，就笑起來啦，他說：「主席就是個頭行人，好比莊稼地裏的打頭的，沒有主席，怎麼開會呢？」是啊，人無頭

不走，烏無頭不飛，今天給老趙貴算血賬，千斤的膽子，我老胡也擔啊。

一見老趙貴翻白眼珠子，有些人的頭可插到褲襠裏去啦，吓慣了呀！我反正是紅眼啦，棉襖一脫，就把個宰豬刀拿在手裏了，我說：『老趙貴！你把我害得好苦！今天，你怎麼不威風啦？我的命差點沒喪在你手裏！不害死我你是不甘心呀！幹了些什麼喪良心的事，你說吧，要是你不說呀，今天就是你一刀我一刀呀！』有一個丁世樸，也混在人堆裏，僞滿的時候他當過排長，一看我急眼，就來說情啦，他說：『老胡二哥，拉倒吧！何必這麼大火，咱們有理給他說理，不就得啦！』順手我就給了他一杵子，我說：『滾你的蛋！滿洲國的時候你怎麼不來說情啊？』老趙貴一看我真正不容情，真要給他算賬，就吓堆碎啦，衝着王同志就跪下啦，王同志不理他，就又轉過來衝我跪下啦，衆人一看，我瞎老胡比他還威風，氣就壯了，你一言，我一語都張嘴了，有個老周頭，六十多歲啦，拄着拐棍，一邊說一邊哆嗦鬍子，咬牙切齒，上去就搥了他兩巴掌，原來他的兒媳婦叫他給霸住啦，三年以前，兒子被他送到扎蘭諾爾下煤窖，一去就沒回來，今天老周頭又是好一頓哭啊。

十 永遠死不了

『砍倒大樹有柴燒』，這句話真不錯！我們屯子上闖倒了老趙貴，家家戶戶全好過啦，光好地就是二百多天，這可真是三面坨圍着的好地啊，多少年來，咱們窮人種的是冒烟坨、大沙坨。有多少人家連冒烟坨、大沙坑也沒有！肥肉全叫他獨吞啦；家家戶戶都得着了牲口，不管是毛驢，不管是牛，插具換工就都能對付種地啦，永世再不受欺負啦，人們的心裏好樂啊。成立農會，大家一定推我當會長，說是『沒有老胡，咱們大家那能翻身啊！』我說：『雖說講民主，大伙這話說的可不對，咱們全是虧了共產黨啊！』腦筋一天天開化，我也就知道共產黨啦，知道毛主席啦，知道沒有共產黨、毛主席，就沒有窮人翻身啦。沒有共產黨、毛主席我老胡就得永遠受欺負，永遠挨打受氣，永遠是個『瞎月工』啊！

從前我老胡不想活啦，現在我老胡又活不够啦！從前我老胡盼望能是個有地之人，現在我老胡才真是個有地之人啦！

雖說我老胡頭髮白啦，可是我老胡還不老啊，四十多歲，爲窮人翻身，還能造一陣

好的啊！燈點的是油，人活的是精神，我瞎老胡的眼睛又一天天亮起來啦，一天到晚嘻嘻哈哈，從前，誰見我笑過？這真是做夢也想不到，想不到啊！

說這話，就來到四月間啦，那天上午，我剛卸了犁杖，跑來了一隊騎兵，塵土冒烟，白馬跑成了黑馬，一個姓白的招呼我，連馬都沒下：『老胡，給我舀杓水來喝，快！』我們是一道做勞工認得的，八一五以後，就當了大團，我說：『你們這是幹啥去呀？』他說：『你不知道，我們給八路反對啦。』我一聽，可就沉不住氣啦，壞啦，馮政委他們沒幾個人呀！心裏這麼想，臉上可沒露出來，我說：『爲啥呀？』他說：『八路來了淨分大戶，我們不要他啦。』我說：『你們這是往那去呀？』他說：『噁海吐，取聯絡去。』我說：『那該好啦，你們啥時候回來呀？』他說：『你這人真麻煩！快去舀水！』

他們一出屯子，我把馬從犁杖上卸下來，一口水也沒飲，騎上就奔陰榆縣去啦，馮政委一看見我就說：『老胡，啥急事，看你的臉都不是色啦！』我說：『你別問我啦！你知道你那保安隊幹啥去啦？』他說：『城西起了胡子，打胡子去啦。』我說：『政委啊，你聽我的話吧，他們不是打胡子是勾胡子去啦。』他說：『你聽誰說的？』我說：『在這節股眼，我還能撒謊嗎？你要信我的話，趕緊去調隊，調隊來跟他們打仗。你要不



花散就子胡，彈留手頓一，呀猛真的上們志同……

……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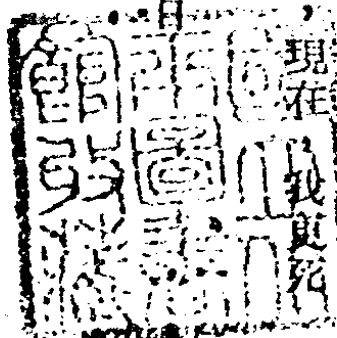
信我的話，就趕緊走吧，他們人多，地主們全紅眼啦！』急的我話都說不成串啦，馮政委——就是馮安國同志呀，他可是不慌不忙，眉頭一皺，喊了一聲『通訊員！』唰唰的寫好了一封信，就下命令：『限天暗以前，送到開通城。』轉過身來對我說：『老胡，放心，咱們的隊伍馬上就到，窮人的江山鐵打的啊。』我滿口發乾，喝了碗水，我就走了。

馮政委說的結實，可是不放心啊，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又去了，是步行去的，剛一進街，槍就響啦，我抬頭一瞅，胡子打西門進來啦，我就往民運部跑，——這時候，民政科就改了民運部啦——沒跑幾步，後邊槍又響啦，子溜子淨往我旁邊鑽，好啊，咱們的隊伍順東門進來啦，一色二大棉襖，一色

手榴彈！同志們上的真猛啊，一頓手榴彈，胡子就散花啦，胡子一散，我就跟過去啦，大小胡同走了個遍，胡子都是本地人，那裏不能藏啊，那個院裏有多少，那個院裏有多少，我都瞅準啦，我就到民運部去報告，這些可恨的雜種，窮人的對頭，整死他不多啊。……

第二天，屯子裏就有了流言蜚語，說是中央軍來到白眼哈啦，明天就到瞻榆縣，八路跑啦，還有的說：『得罪了人家大老財，是該怎整啊？』當天我就又到白眼哈探去啦，哪裏有中央軍！純粹是造謠！就又到民運部去報告。以後，聽說那裏起了胡子，我老胡就去探，要有人問我是幹啥的，我就說是找毛驢，要是再問：『啥樣的毛驢啊？』我就說：『我那個毛驢啊，是黑毛驢，禿尾巴，白眼圈，外抹蹄的小叫驢。』馮政委說：『老胡啊，你小心着點，看人家認得你，把你害了。』我說：『政委啊，不怕，我死不了，就是死了，我也合適啦。在舊社會裏，地主老財沒能把人整死，現在我更不能死，我永遠死不了啦。……』

十月十七日



瞎月工仲冤記 1948.11.再版

著 作 者 井 岩 盾

出 版 者 東 北 醫 店
發 行

印 刷 者 東 北 醫 店 印 廠

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五十一號

分店 齊齊哈爾 吉林 牡丹江 赤塔 滿洲里 通化

佳木斯 安東 鄭家屯 北安 白城子 熱河

佳. 6001—16000.



7.7
0-3

記冤伸工月瞎

1948.11.再版 佳.6001—16000.

基本定價：100元